

吴文莉《黄金城》

倾情用心的热爱与温情暖意的书写

□齐雅丽

吴文莉的《黄金城》在一定意义上是她的《叶落长安》《叶落大地》的姊妹篇。《叶落长安》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十几年前曾经受到了很大关注，与另外一位著名编剧孙毅安的《道北人》一样，是对上世纪初期因为各种原因迁徙到西安的河南人的生命经历的记载。这些河南人经历了命运的折磨与艰辛，在个人、家庭和小群体的背后，是中国社会一段历史境况的写照。吴文莉之所以执著地持续书写这段历史和人物，用近百万的文字为之立传画像，起因是对这一段历史了解后的一种震惊与悸动，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与情怀，更是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思索和探究。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与坚持，才成就了其持续十几年对于同一题材的关注，并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了一组文集中的《黄金城》的推出，为这一系列完成了一个完美的收官。

正如之前作品一样，《黄金城》的书写风格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一种温情。作者发自内心的关爱，在笔下倾注了亲人般的关切和对这一群体生命状态的描摹。之所以这么定义，首先是缘于作者的家庭因素，正如作者在《从西安到黄金城》一文中写到的：“他们是我的祖辈，我的外公外婆站在他们中间，我认识的许多老人都站在这段历史的边缘。”“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外婆曾和我诉说了整整一天又大半个晚上，我永远无法忘记自己面对真相时的震惊和悲痛，使命感至今依旧如影随形并令我痛彻骨髓。一心想当个画家的我，从那天决定，我得用文字去记载河南难民们逃到这城的传奇，把他们平

常琐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历史里”。正是这样的机缘，让作者萌生了写作的初始动机。当然，作者不是为家族或亲人立传，也不是以身边的故事作一个纪实性的书写，她是要以此为契机，进而深入并扩展，为这一群人、这一段历史进行一次创作。这是作家写作的动机和缘起，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就是从熟悉的感兴趣的故事开始，进而开掘出写作的深度和广度，最终达到为一个群体、一个时代写作的目标。这样的来自家庭的初衷，加上作者思想和修养，赋予作品以温情，也奠定了全书温暖与关怀的基调。

作者虽然深怀悲悯同情与怜惜，但笔下的描写和叙述并没有因此而主观化，更没有埋怨和抱怨的负面情绪，有的是秉笔直书、客观描叙，这是写作者素养的体现，也是成就一部好作品的前提。比如作者在描写特定年代的政治生活扭曲与人性复杂险恶等方面，虽然肯定有自己的判断与好恶，但为了作品的需要，为了尊重读者的鉴别力，作者避免了评判，不做先入为主的议论和评判。这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自我克制，正是这种自我克制，才能客观地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才能够平和流畅地展开故事、真实自然地塑造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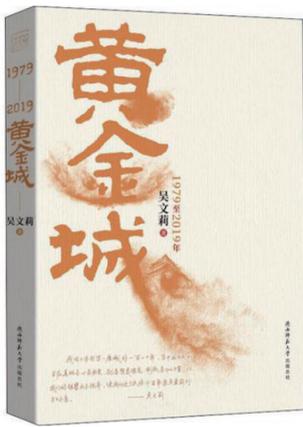
《黄金城》依然是对“小人物”“草根”命运的关切。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案头和田野调查，对他们生存、生活状态熟悉，这使得她在叙述中游刃有余，娓娓道来，让故事饱满、人物丰满。对芸芸众生生命历程的描叙中，充盈着平等、亲切甚至是家人般的情怀，既不是揭杆亮节，也不是粉饰拔高，也非诊断评

判，而是充满了对大众的关怀与悲悯。没有小人物，只有小作品，无论针对什么样的人，只要准确把握、倾情用心，都会成就好作品。特别是对于小人物、草根等很少见诸于传播媒介的群体，为他们树碑立传，把他们故事讲好，是文学创作者的责任。

这部作品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情节描叙的缜密细致。作者以细腻的心思、不倦的笔触和极端负责的态度，把许多细节描绘得十分全面、细致，几乎是绵密到不洒一滴水、细致到不漏一缕风，近乎于一种影像式的记录。书中的大量细节，有着十足的现场感，既能代入，又能引人回忆，这些细节对于作品整体、人物变化、发展脉络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给阅读带来满足感，增加了作品的丰满度。

《黄金城》对人性进行了客观、冷峻、深入的剖析和展示。一部作品，要讲故事、要写人物，更要让人感悟点什么。其中对人性的剖析和展示是最难的，因为人性本身是抽象的，又是善变甚至捉摸不定的，如何展示，就要看作者的功力。要通过对细节、情节、事件、关系等的设计，让读者自身感知，而不是作者先入为主的界定。

作品还展示了对社会生活的准确把握、对历史延展的冷静观察和客观展示。作品时间跨度很大，并且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间段。在这样的跨度下，能够准确把握并精准描摹，实属不易。尤其对于曾经的时间段，很多价值观念会随着历史场景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创作者，如何围绕全书的需要，调动相



应的历史背景，采用怎样的观点，这考验着作者的功力。

《黄金城》所采用的穿插式的、两条线的叙述结构，把现实与过往对比，进而显现出发展变化。这种手法，如果掌握不好时机和节奏，很可能会形成割裂。但作者把握得比较准确，让现实与历史实现了无缝对接和节奏准确的“闪回”。

《黄金城》是吴文莉厚积薄发的一次丰硕收获，一部立意准确正向、风格细腻婉转的作品，可读性、思想性都可圈可点，她持续十几载的书写有了圆满的呈现，当然，这不会是结尾，一定还会有新的作品乃至新的系列不断呈现。

南翔《凡·高和他哥》

每一个把苦难变成热爱的人，都是凡·高

□陈劲松

无私付出，弟弟恐怕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龙向南之于龙向北，恰如提奥之于凡·高，兄弟手足，情深似海。其二是朋友之谊。这主要体现在桂教授对于向南、向北兄弟俩的慷慨相助上，原本不过是萍水相逢，但桂教授却成了兄弟俩的贵人。在他的点拨、助力之下，身为画工的兄弟俩开起了画坊，经济窘况大有改观。他认为弟弟向北有慧根，心里有一颗石头都压不住的美术种子，希望哥哥给弟弟一个囚鸟出笼的机会，进而鼓励支持向北出去多走走多看多听课多写生，时常在绘画和生意方面关照兄弟俩，甚至将画展赞助方送的一只价格不菲的手表转赠哥哥。为了真正提携龙向北，桂教授策划粤港澳画写生联展时，尽一切努力让他入围，只因赏识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和才华。对于兄弟俩而言，桂教授亦师亦友，犹如伯乐，正是他成全了兄弟俩的艺术家之梦。这样一份朋友之谊，无疑值得珍视。其三就是情人之爱。桂教授的旁听生菁菁，家庭条件优渥，学历工作俱佳，独生女儿的她偏偏爱上了穷小子龙向北，希望能让彼此“重新出发”。在向北追逐梦想的征途上，菁菁始终佳人相伴，同甘共苦。她对向北的爱，发自真心，无怨无悔。至此，《凡·高和他哥》从手足之义、朋友之谊、情人之爱这三个

层面，勾勒出一幅充满温情的现代都市小人物画卷。小说之美，美在人情。在龙向南、龙向北、桂教授、菁菁甚至打工姑娘小兰等几人物身上，亦或在小说故事推进的过程中，随处可见这种人情之美。回顾南翔此前的小说创作，有三个维度值得重视，一是底层的维度，如《老桂家的鱼》《绿皮车》等；二是历史的维度，如《特工》《甜蜜的盯梢》等；三是生态的维度，如《哭泣的白鹤》《果蝠》等。《凡·高和他哥》当属于第一个维度，人物虽来自底层，牵涉其中的情感表达却十分真挚。也因为这种人情之美的叙述，《凡·高和他哥》呈现出人性之美的张力。换句话说，这部短篇小说通过人情之美的阐发，映照出龙向南、桂教授等人物内心深处的人性之美。

南翔认为，好的文学作品需具备生活、思想和审美三大信息量。其中的思想信息量，意即通过小说人物和故事传达出深邃、理智而清明的思考，使之富有哲学韵味。《凡·高和他哥》显然具备了上述三大信息量，其中蕴涵的思想信息量，尤为值得一提。表面上看，这是一部描写手足之义、朋友之谊、情人之爱的小说，若深入挖掘，则不难发现作家笔墨背后的深层意蕴：每一个把苦难变成热爱的人，都是凡·高。无论是新

闻报道中的“凡·高”，还是南翔小说中的“凡·高”，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生活的重重苦难，他们和真实的凡·高一样，除了伟大艺术家的梦想之外，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在精神上对于成为艺术家有着满腔热忱，对于绘画有着发自肺腑的热爱。当个人理想与现实生活发生碰撞乃至冲突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前者。譬如龙向北，当桂教授问及凡·高为什么要画很多相同题材的人物时，他的回答是：“因为喜欢，所以才不厌其烦。”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内心独白和人生写照呢？尽管现实生活无因厄，但他坚信自己必有擅长的物事，必有存在的可能，必会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凡·高和他哥》是一部具有浓郁深圳文化特色的作品，作家南翔在其中倾注了自己对于一个行业、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在时代纵深发展和潮流激荡下充满矛盾、亟须创新、谋求出路的个体思考。历史人物凡·高——深圳人物赵小勇——小说人物龙向北，时代不同，命运各异，但在他们身上却流淌着相似的血脉，散发着共通的精神气质，那就是消解苦难，坚持自我，超越梦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再次强调：每一个把苦难变成热爱的人，都是凡·高。亦如那句歌词所唱：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被看作空间的语言，是凝固的音乐，“是色彩和线条的交错和分婉。”“深巷重门人不见，道旁犹自说程朱。”“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市井声音来自古老徽州文化的珍藏，来自悠悠岁月的交响。《在太阳深处》的篇什，到处都有散文家耳朵和眼睛的新鲜感觉，新颖而神奇的通感，有效地传达了美妙深邃清幽的意境。

郭保林散文的语言是多变的，有绘画语言的绚烂，有音乐语言的迷人，有舞蹈语言的多姿，有雕塑语言的生动深刻，也有诗歌语言的缤纷变幻……散文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没有相当的文字功力，难以表述自己的思想意趣。郭保林的词汇量丰富，娴熟地使用叠字、叠句、对偶等修辞手法，自然抒怀与文化评说，融古今语言于一炉。他写《草原，一页绿天》：“草原是宁静的。这是气势磅礴的静，大度豁达的静。这静里蕴含着一种精神，一种囊括万千意蕴，襟怀风雨雷电而又沉默不语坚实的静。”“我喜欢草原，草原的寥廓，草原的舒朗，草原的纯净，草原的漫漶。那飞翔的云，那潇洒的风，那奔驰的马，那如云卷般的羊群，那闪灵跳跃的线条，那河流动荡的旋律，都展示着一种生机勃勃而又坦然自信的心态！再浮躁的人，再浅薄的人走进草原，也会变得雄沉和宁静。”一系列排比、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的运用，文辞灵动，诗情画意，盎然纸上。

“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郭保林这位年过七旬的散文家，始终保留着对现实生活和广大民众的独特言说，保持着对天地自然的感悟和体验，感受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在太阳深处》是他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表现出散文家的气度和才华，学识和风范。

南翔的短篇新作《凡·高和他哥》（原载《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中，读到了一个与130年前的凡·高兄弟形似的感人故事。不过，南翔笔下的兄弟俩，身份得以互换，凡·高变成了弟弟，原本扮演弟弟的角色，则变成了哥哥——荷兰的凡·高，仰赖弟弟支撑；南翔的凡·高，依靠哥哥支持。这种身份的反转，不仅体现了作家塑造小说人物时的想象和创意，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兄若父”的孝悌观念。这个颇具深圳元素的小说，据南翔自己坦陈，写作灵感源于一篇新闻报道。一位来自湘西南偏僻农村的青年画工赵小勇，在世界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深圳大芬村复制西方经典油画，20余年临摹凡·高近10万次，被媒体称作“中国凡·高”，但当他偶然前往凡·高故乡见其真迹后，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有所醒悟后，走上了由画工到画家这一实现自我价值的转型之路。《凡·高和他哥》中发兄弟，既有原型，更多创造。弟弟龙向北因擅画凡·高人画，被哥哥龙向南戏谑为凡·高，这个名号于是成了龙向北的标签。

小说《凡·高和他哥》，同样表达了这样一种深刻而真实的爱。其一是手足之义。来自江西赣州的兄弟俩，在深圳以复制经典油画谋生，经济困顿之外，兼而双亲患有重病，哥哥妻儿留守老家，兄弟俩惟有惨淡经营，相依为命。难能可贵的是，尽管生活拮据，面对弟弟龙向北希冀成为艺术家的“野心”，以及各种物质和金钱上的需求，哥哥龙向南就像“一管百搭的黏合剂”，给予了不求回报的支持。倘若没有哥哥的鼎力支持和

郭保林《在太阳深处》

与审美的力量 诗意的光照

□周纪鸿

的皇都建筑为题材，洋洋洒洒描绘、复原汉唐宫殿建筑的豪华典丽，这是时代记忆、民族记忆、人文记忆。这象征性的符号，是大地文化与“大地哲学”，展示了一个王朝的大气象、大风貌，有力量之美、崇高静穆之美，令人心驰神往。

《在太阳深处》中的散文是哲理与思辨的深度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审美映照，荟萃成诗意的意蕴的水墨画卷。郭保林的散文有神韵，有灵魂，情理交融，韵味悠长。《黄河狂飙曲》从奔腾的黄河壶口瀑布起笔，之后叙述1939年，冼星海去延安医院看望受伤的张光年，张光年兴奋地讲述两次横渡黄河，目击船夫老艄公搏风击浪的英勇气概。冼星海听了心情激动：“面对民族的灾

杜卫东的长篇小说《山河无恙》，是一部值得一品再品的文学样本。它所蕴含的种种信息，不仅杨柳翻新，而且启人心智。

创作诸多事，首先是“写什么”，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名言至今为人乐道。《山河无恙》创作于2020年前后，以青年中医青桥与黑心保健品厂商史一兵的斗争主线贯穿始终。期间，穿插了养老楼盘“霞光宫殿”的起落，抗阿片类药物依赖中药组方的研制过程，青连山遗产的觊觎风波，“韦斯林”与“康寿”的商业纠葛等几条副线；而且辅之以青桥、罗小力、牧婧、于雪菲、小米勒、史一兵等人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都是时下生活的折射。但如歌德所言，“取材不在远，只消在充实的人生之中”。它绝非粗糙的“应景之作”，而是完全遵循了鲁迅“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创作理念。

作为有着报告文学创作背景的小说家，杜卫东始终把自己置于变幻莫测的生活现场，这卷令人惊艳的作品，是他对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又一次发轫与宣言：直面现实，穿越生活的表象，抵达生活的本质。

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人学具化在小说中，即是老舍先生所言：“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事随人走，这个“人”就是新时期文学画廊中又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青年中医青桥，“健康中国”的守护者。

小说的叙事脉络，一直以青桥与黑心保健品厂商史一兵的斗争主线贯穿始终。他先是揭露“康大”的不法行为以遭遇高价封口，接着又深陷“猥亵门”，继而被猎头猎中，被受骗的侯小霞“卧底”等等，但是他医者仁心，不但在与破坏“大健康”的黑心厂商史一兵的斗争中义无反顾，而且为患者试药，并努力试制新的中草药；甚至在感情生活中，他理智地割爱了罗小力的深情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牧婧。这条情感线使故事扑朔迷离，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揭示了人性的善恶，是那样与众不同而又发人深省。因为有了以青桥为代表的当代青年的初心与坚守，才有了健康中国，才能山河无恙。

事随人走，强调的是在小说创作中，写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时这个“事”即“故事”也要跟得上，也要跟得精彩才行。

《山河无恙》的确是极为好读的一个精彩故事，故事的演进证明了毛姆的论断：“正如画家是用画笔和颜料来思考一样，小说家是用他的故事来思考。”

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山河无恙》的故事之所以讲得精彩，除了有青年中医青桥这样的核心人物活跃始终外，杜卫东的思考还有一些不寻常的创作特质：

首先，围绕《山河无恙》的故事主线，有一条老米勒与柳若兰的人生传奇作为辅线，当年的加拿大士兵老米勒一直在寻找朝鲜战场上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东方女神。他们在北京相逢，促进了西医与中医的接触与融合，不但成为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美丽传奇的可喜延伸，而且是非常难得的没有任何商业色彩的一种红尘反思，它启迪我们不但要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而且要携手共同构建美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山河无恙》中的很多桥段不仅讲得精彩，而且意涵广泛，令人对今日中国促进大健康事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观感与理解。许多章节写得峰回路转、险象环生，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令我不由得想到了纳博科夫，他非常推崇托翁讲故事才能，将其称为“托尔斯泰式完美无瑕的魔术”。看得出，杜卫东是在朝这个方向奋力前行。

“情节就是故事”，这是孙犁先生的名言。杜卫东心领神会。让我们仅试举书中一例情节以领略其故事不同寻常之精彩：严婷婷这个人，虽美却“恶”。她作为黑心厂商史一兵的副总，亦步亦趋，唯命是从，但却从小说中的二号反派，但其实际是坚韧智慧的奇女子，文字步步惊心、情节处处是扣，读至终卷才得以明了真相。因为铺垫得非常扎实，既出人意料，又完全合乎情理。“情节就是故事”，此之谓也。正如莫泊桑所言：“小说家想要给我们的是一幅确切的生活图画。他的目的不是仅用讲故事来娱乐我们或打动我们，而是要迫使我们去思考和理解那更深的、隐藏在事件中的社会意义。”

《山河无恙》的语言简洁、内敛、鲜活、丰满，非常“年轻态”。这里的“年轻态”，亦可理解为语言的时尚化。

古罗马著名诗人贺拉斯早已说过：“神说话，英雄说话，经验丰富的老人说话，青春、热情的少年说话……其间都大不相同。”《山河无恙》的“年轻态语言”真是无处不在。

第一类当然以刻画人物为要。不管书中是哪个人物，是什么年龄段的人物，作者的语言都能符合其身份，同时又能读者特别是广大“都市生活”的青年读者所喜闻乐见。例如罗小力“在高拉训练机上做拉伸。她穿一身耐克健身服，身材曲线被清晰展示出来，像春天萌发的草木，生命的活力根本包裹不住。”当她看到青桥来了以后“诡异地一笑：我还以为是维秘男版秀的模特走过来呢……这件休闲式单西，意大利品牌，潮得很，华尔街金融小圣的穿衣首选，看你脚下这双英伦风格的乐福鞋，一整块手工皮手工制作，意大利单西搭配，天衣无缝，简直就是教科书般的搭配。”青桥这才知道于雪菲所送礼物价值不菲。而这段话非一个时尚女神不能说出。论及于雪菲、罗小力、牧婧三位女孩儿彼此之间的区别与关系来，作者的语言手术刀就更閃閃发光了：“在牧婧面前，于雪菲与生俱来的野性被贴上了封条，不能由着性儿生长，理智多于感性，顺从多于争辩。也许，是牧婧高冷中的不怒自威让她有点发怵。但于雪菲和罗小力的交往就不同了，就性格而言，两个人基本同类，都率真、奔放，都热烈而阳光。只不过，于雪菲的奔放中带着一股野性，像草原上奔驰的烈马；罗小力的热烈中透着几分冷峻，如同刚刚淬过火的一块好钢。”鲜活而准确，作者的语言功力非同一般。

其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杜卫东于此深得其味。他写爱情：“思念像是悬河泻水的藤萝，一不留神已经爬满心底。”他写阳光，“一缕晨光像刚挣脱云雾束缚的小鸟，扑棱棱破窗而入。随着窗外树影晃动，在房间里高兴地腾挪跳跃。”景语即情语。这样的书写在小说中俯拾皆是，举不胜举。诗词、歌赋，箴言、警句，网络语、流行词依情景不同，更是信手拈来；许多句子丰沛充盈、富有哲理，点缀其间，令人目不暇接。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座花园，细细品读《山河无恙》，真可谓：满纸文化味儿，一卷人眼四时春。

杜卫东《山河无恙》



这部值得品味的文学样本